

辽墓壁画展现的契丹服饰文化

孙立梅

(白城师范学院 历史系, 吉林 白城 137000)

摘 要 20世纪以来,辽代墓室壁画的大量发现,展现了辽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对所发现的辽墓壁画绘制的人物形象的服饰,从形制、质料、图案、颜色、佩饰等方面,来探讨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契丹服饰体现了契丹民族效法大自然,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特点,也体现了契丹民族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特点。

关键词 :辽墓壁画 ;服饰 ;内涵

中图分类号 :J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596(2011)07-0006-02

辽代墓室壁画绘有大量的人物形象,本文通过内蒙古塔子山辽墓壁画、敖汉旗七家2号辽墓壁画、敖汉旗下湾子1号辽墓壁画、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辽宁阜新平顶山辽墓壁画等展现的契丹服饰形象,来探讨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一、辽墓壁画所展现的契丹服饰形制

“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1],契丹人不论男子妇女都善于骑射。因而从服饰的形制上,是便于骑射的样式。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小五家乡大营子村塔子山发现的辽墓壁画绘制的契丹男子侍吏,外穿圆领左衽红色长衫,足穿黄色靴^[2]。内蒙古敖汉旗七家2号辽墓壁画契丹男侍身着桔黄色圆领紧袖长袍,足蹬白靴^[3]。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绘的三个成年男子,均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褐色中单,系腰带,足踏长靴^[4]。从以上辽墓壁画中可以看出,契丹服饰特点是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着长靴。

在库伦1号辽墓墓道北壁画《出行图》中,绘于男主人前边躬身而立的男仆,其袍服臀后就绘有梯形开衩。在巴林左旗白音罕山辽韩氏家族墓道发现的契丹男仆石俑所着的袍服也有开衩。在克旗二八地辽代石棺前堵头内壁绘有《引马出行图》,该图中右手执策、左手牵马的契丹人,就是身着圆领、窄袖、左衽袍服,袍服的前裾、后裾都有开衩^[5]。这种长袍两侧或者后部开衩的特点,既方便骑马,又可护腿防寒。

宋朝人沈括曾出使契丹,在《熙宁使契丹图抄》记载其服饰风俗说:“窄袖绯绿短衣,长腰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腰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廷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廷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6]从辽墓壁画的人物着装上看,靴

和蹀躞带也是契丹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筒靴,骑马便捷,又防寒,又便于涉草,且雨后不濡衣,便于游牧生活。

辽墓壁画上所见的服饰在形制上具有窄袖短衣,开衩,蹀躞带,穿长靴的特点,适应了游牧生活,可以说契丹服饰在形制上,把骑射之风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辽墓壁画所展现的契丹服饰质料

契丹服饰在质料上,以皮毛为主。一方面是适应北方严寒气候,另一方面也和游牧生活相适应。

契丹人以毛皮为质料的服饰在辽代墓葬壁画有所描绘,如内蒙古克旗二八地辽墓石棺内壁所绘的春季《草原放牧图》中,有一右手扬鞭的放牧人,头戴裘皮帽,身穿对襟裘皮短袍服^[7]。据《宋史》记载,宋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诏令曰:“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8]这条史料表明:白色、褐色毛段面料是契丹人的特色,这种毛段很受中原人欢迎,也从侧面反映了契丹人服饰质料以皮毛为主的特点。

除皮毛质料外,辽墓壁画还有一些服饰是布帛质料,反映了契丹桑麻纺织业的发展,这是契丹同中原文化交流的结果。如中京道的宜州的弘政县,就是“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纆,多技巧”^[9]。

三、辽墓壁画所展现的契丹服饰颜色及图案

服饰色彩在中原王朝常常是等级的标志,如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诏令曰,“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10]。但对于契丹民族来说,色彩等级观念较为淡薄,服饰颜色要求并不严格。契丹民族有敬天尚黑习俗,因而契丹的世俗社会以黑色服饰为贵,而巫师的法衣是白色,契丹又以白色为贵。但在辽墓壁画中有许多穿黑色服饰的

侍从和穿白色袍服的人,从侧面反映了契丹捺钵文化中崇尚自由的游猎气息。如内蒙古敖汉旗下湾子1号辽墓壁画的墓主人宴饮图中一女侍即身着黑色交领窄袖长袍^[11]。内蒙古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壁画的茶道图,五个契丹男子均着白色圆领长袍^[12]。

辽墓壁画还绘有许多身着绿色服饰的契丹人,如在辽庆陵的东陵墓道壁画上绘有一契丹女子身穿绿色立领左衽长袍。因为绿色在大自然中最常见,因而在中原王朝是低品官员所穿服饰颜色,“新马杏花色 绿袍春草香”就是对这种官服颜色的描述^[13]。而对于契丹民族,因为山林绿色调能起到掩饰作用,利于狩猎,所以成为狩猎服饰的主要颜色。契丹春捺钵捕鹅时“侍御皆服墨绿色衣”^[14],就是典型的例子。《宋史》中有一则史料: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曾经下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15]从侧面说明契丹服饰绿色系列的盛行。从辽墓壁画所绘制的契丹服饰颜色来看,往往与大自然的色调相和谐,如暗蓝、深褐、赭石、铜绿、棕黄等,这也是与其游猎生活相适应的。

服饰图案往往是某种心理的反映,如莲花纹是佛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反映了宗教信仰心理;而吉祥图案则反映了一种祈求幸福的心理。在辽墓壁画里有契丹人身着圆领团纹袍衫,团纹以松鹿为饰。鹿纹既是萨满教文化中鹿崇拜在服饰上的信仰寓意,也是狩猎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现实需要。除鹿纹之外,契丹服饰纹饰还有以大雁、海东青等为题材,是其与游猎生活相适应的一种心理反映。

辽玉带具的纹饰也多是反映四时捺钵的“春水”和“秋山”纹样。春水纹样是春猎之水纵鹤捕鹅、雁,秋山纹样是秋猎于山射鹿、熊、虎。

综上,不论是服色还是纹饰,都反映了契丹服饰是游猎生活及游猎审美心理的反映。

四、辽墓壁画所展现的契丹服饰佩饰

据《辽史》记载,辽代官员国服是:“五品以上,幘头,亦曰折上巾,紫袍,牙笏,金玉带。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砺石、金鱼袋、乌皮六合靴”。五品以上武官也要“佩刀、刀子、磨石、契妹真、哆厥、针筒、火石袋、乌皮六合靴”^[16]。不仅官服如此,在腰带上佩有弓、箭、刀等狩猎用具已成为契丹服饰的一个特点。

辽墓壁画展示的契丹服饰佩饰,腰带上多佩挂弓、箭、刀等狩猎用具以及日常生活中随时备用的刀子、针筒、磨石等生活用具。如辽宁阜新平顶山辽墓壁画一契丹男侍,身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髡发,腰系红色带,腰间背一箭囊,内置雕翎箭若干^[17]。再如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一男俑,着右衽圆领窄袖袍服,腰系布帛带,左髻垂一刺鹅锥,悬挂于腰之上^[18]。这是与契丹游猎生活相适应的。

此外辽墓中出土的带具也表明了,在腰带上佩

挂弓、箭、刀等狩猎用具这一习俗。如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库伦旗奈林稿辽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敖汉旗李家营子辽墓、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等都有部分带具出土。内蒙古发掘的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其中陈国公主驸马随葬时腰带上佩挂的玉柄银锥、刀子等,这都说明契丹服饰佩饰多和游猎有关。

纵观契丹民族服饰,从形制到质料,从服饰色彩到纹样图案,体现了契丹民族效法大自然,与大自然相和谐,与游猎生活相适应的特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欧阳修文集·居士集·律诗五十六首·奉使道中五言长韵(至和二年)(卷12)[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 身高1.9米的契丹男子“走出”赤峰辽墓[N]. 新华网, 2004-08-08.
- [3] 敖汉旗博物馆. 敖汉旗七家辽墓[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9(1).
- [4] 巴林左旗博物馆.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J]. 考古, 1999(8).
- [5][7] 王青煜. 契丹传统袍服及辽朝乐舞人物服饰浅探. 中国古都研究(上)[G]. 北京: 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1.
- [6] 沈括. 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 见贾敬颜. 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8][10][15] 脱脱. 宋史·舆服五·诸臣服下士庶人服(卷15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9] 脱脱. 辽史·地理志三·中京道(卷39)[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敖汉旗博物馆. 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9(1).
- [12] 邵国田. 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9(1).
- [13] 曹寅, 彭定求等奉敕编撰. 全唐诗·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卷697-12)[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6.
- [14] 脱脱. 辽史·营卫志中·行营条(卷32)[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6] 脱脱. 辽史·仪卫志二·国服(卷56)[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 何晓东. 阜新辽墓壁画的特点与艺术价值[J]. 美术大观, 2007(5).
- [18] 塔拉, 马凤磊, 张亚强, 王青煜. 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发掘报告[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2(2).

(责任编辑 张海鹏)